

古代汉语句式举要

赵廷琛

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基础，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句式上古汉语大多是相同的，只是某些方面有所差别。对古代汉语的句式，这里不作全面而详细的讲述，主要介绍一下与现代汉语不同的或者需要格外注意的几个大的重要方面，如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宾语前置等，另外再讲一下其他某些常见的固定格式。

一、判断句

判断句是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作谓语用来断定事物（包括人）的名称、类别或属性等等的。现代汉语中判断句主语和谓语之间一般要用判断词（或叫系词）“是”，即：主语+是+谓语（是+谓语，叫合成谓语），如“他是工人”。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判断句一般不用判断词，而往往在谓语后面（即句子末尾）用语气助词“也”帮助判断。有的判断句是用“为”的，但“为”不是纯粹的判断词。至于“是”作为判断词多认为是汉代以后的事，虽然后来“是”发展成判断词，但总地说来文言中用它进行判断的时候是较少的。

（一）不用判断词的几种格式

1. “……者，……也”式

主语后面用“者”，谓语后面（即句子末尾）用“也”，构成“……者，……也”式，这是古代汉语判断句典型的主要的形式。“者”和“也”都是助词，“者”表示提顿语气，以提示听者或读者知道下面将对主语所指的事物进行判断，“也”表示判断语气，起帮助判断的作用。如：

（1）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南冥是天然形成的水池。

（2）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是赵国的良将。

（3）稍见云中白若樗蒲数十立者，山也。（姚鼐：《登泰山记》）——逐渐看到云中白色的象樗蒲似的数十粒是山。樗蒲（chū pū），古时的一种赌具。立，借作“粒”（量词）。

以上三例都是在主语后用“者”，谓语后用“也”的判断句。前两例主语都是名词，谓语都是名词性词组。例（3）主语是名词性词组，谓语是名词。

缓；第二种，即“……也……也”式，在表达上侧重于谓语；第三种，即“……者，……”式，在表达上侧重于主语；第四种，即“者”和“也”都不用的，在表达上语势较弱。不论那一种不用判断词的格式，在译成现代汉语时都要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加上判断词“是”，使其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判断句中主语后的“者”和谓语后的“也”都译不出来，请注意各例译文。

（二）判断句中的“为”

“为”字本是一般动词，表示“做”的意思，它用于判断句中起判断作用是引申用法。虽然在有些句子中可译为现代汉语的判断词“是”，但它并不真正完全等于“是”。如：

（1）夫执舆者为谁？（《论语·微子》）——那执轡驾车子的是谁？
△

（2）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核舟记》）——船头上刻的坐着三个人，其中戴着高高的帽子长着很多胡须的是苏东坡。
△

（3）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沈括：《活板》）——如果只印三两本不算做简便。
△

例（1）和例（2）中的“为”都应译成“是”。例（3）中的“为”译成“是”就不大好，译成“算做”（或“算”）较好。大凡“为”表示判断意义时，在疑问句和注释性的句子中主往应译成“是”，如例（1）和例（2）；在形容词（名物化的）或其他描写性的词语（名物化的）作谓语的句子中往往应译成“算做”（或“算是”、“算”），如例（3）。

（三）判断词“是”

“是”发展为判断词之后，虽然在文言中用它表示判断并不甚广泛，但也并不能完全忽视它。“是”字在先秦多用作代词，它发展成为判断词是在汉代。在司马迁《史记》中“是”字作为判断词已经看到，而王充《论衡》中用的就比较多了，魏晋六朝时就更多了。如：

（1）此必是豫让也。（《史记·刺客列传》）
△

（2）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论衡·死伪篇》）
△

（3）汝是大家子。（《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

（4）走是上计。（《南齐书·王敬则传》）
△

上述各例中的“是”都是判断词，和现代汉语中的判断词“是”其意义和用法是一样的，现代的判断词“是”是古代判断词“是”的继承。

（四）判断句中的“即”、“则”、“乃”和“非”

副词“即”、“则”、“乃”和“非”都往往用在判断句的主语和谓语之间，都有帮助判断的作用，但它们并不是判断词。“即”、“则”、“乃”是表示肯定的，是肯定主语和

地被刘邦夺去。

△

例(1)动词“伤”之后用介词“于”引出施动者“矢”。例(2)动词“治”之后用介词“于”引出施动者“人”。例(3)动词“破”和“夺”之后分别用介词“于”引出施动者“陈涉”和“刘氏”。

(二)……见(被、受)+动词

有些被动句无须引出施动者,只在动词前用“见”、或“被”、或“受”表示被动,构成“见(被、受)+动词”的格式。这种格式动词前用“被”或“受”的叫现代汉语继承下来了。如:

(1)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见杀?”(《孟子·尽心下》)

△

△

盆成括被杀,学生问道:“老师怎么知道他会被杀?”

△

(2)(晁)错卒以被戮。(《史记·酷吏列传》)——晁错终于被杀了。

△

△

(3)有罪受罚,又焉移之?(《左传·哀公六年》)——有罪应受惩罚,又怎能

△

△

改变呢?

以上这种格式都是施动者无须出现的。这种格式古代汉语中用“见”的最多,用“被”和“受”的较少,越接近现代用“被”和“受”的越多。到现代汉语中反而看不到用“见”的了。“见”译成“被”或“受”,而“被”和“受”已经沿用下来,不存在翻译的问题。

(三)见(被、受)+动词+于+施动者

有些被动句动词前用“见”(被、受),动词后用介词“于”引出施动者,构成“见(被、受)+动词+于+施动者”的格式,这种格式是前两种格式的结合。如:

(1)弥子瑕见爱于魏君。(《韩非子·说难》)——弥子瑕被(受)魏君宠爱。

△

△

△

(2)燕以万乘之国被围于赵。(《战国策·赵策》)——燕国凭万辆兵车的实力

△

△

却被赵国围困。

△

(3)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赤壁之战》)——我不能拿整

△

△

个吴国的土地和十万大军受(被)人控制。

△

以上这种格式,以“见”和“于”兼用构成“见……于……”的为最多,“被”或“受”与“于”兼用的较少。“见”本身不能引出施动者,如果表示被动,要让施动者出现,动词前用了“见”,动词后一定要用“于”引出施动者。“被”和“受”本身都能引出施动者。这种格式的被动句在翻译时,把“见”(被、受)和“于”两个词用一个“被”(或“受”等)字代替置于动词之前,见各例译文。

(四) 为 + 施动者 + 动词 (或 “为 + 动词”)

有些被动句在动词前用介词“为”引出动作行为的施动者，构成“为 + 施动者 + 动词”的格式；但也有在“为”字后面省略施动者的，只是“为”字直接处于动词之前（“为 + 动词”）表示被动。如：

(1) 兔不可复得，身为宋国笑。(《韩非子·五蠹》)——野兔不可能再得到了，
自己却被宋国耻笑。

(2) 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史记·淮阴侯列传》)——这就是我被您捉住的原因。禽，同“擒”。

(3) 夫差为擒。(《韩非子·饰邪》)——夫差被捉住。

(4) 父母宗族皆为戮没。(《史记·刺客列传》)——父母和同宗族的人都被杀死了。

例(1)和例(2)都是用介词“为”引出施动者的；例(3)和例(4)都是施动者省略，只是“为”在前直接与动词相连而表示被动的。“为”后面不论有无施动者出现，一律译做“被”。

(五) 为 + 施动者 + 所 + 动词

有些被动句不但用“为”引出施动者，而且在动词前还用“所”配合，构成“为 + 施动者 + 所 + 动词”的格式；这种格式如果施动者省略，“为”和“所”便相连了。如：

(1) 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史记·项羽本纪》)——吾知道抢先发动就可控制别人，落后了就要被别人控制。

(2) 羸兵为人马所蹈藉。(《赤壁之战》)——瘦弱的兵被人马践踏在地。

(3) 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史记·项羽本纪》)——否则，你们这些人都将被俘虏。

例(1)和例(2)“为”和“所”兼用，“为”后面分别引出了施动者“人”和“人马”。例(3)“为”和“所”兼用，“为”后面的施动者省略了，它们连在一起了。这种格式在译成现代汉语时“为……所”译做“被……”；“为所”译做“被”，见各例译文。

以上是古代汉语动词和其他词相配合表示被动的几种常见格式，不论哪一种格式的被动句，翻译时都要符合现代汉语被动句的格式。

另外，古代汉语中还有动词单独表示被动，而不与其他词相配合的。这种情况也应当注意。如：

(下转第44页)

相互结合的又一例。

范进中举，这对范进及其家属、亲友来讲，诚然可喜。但范进却因此而发疯。究其原因，正是范进饱尝世态炎凉、饱经生活忧患，多年来内心充满悲怆而骤遇大喜时所致。所以说，范进喜极而疯是现象，是实写；而他之所以“喜极”，正由于“悲极”而生。长期的悲和巨大的、突然的喜撞击在一起，就产生了使人意想不到的但又符合现实生活“情”和“理”的闹剧场面。这是以“喜”衬“悲”、“喜”中见“悲”的写法。然追本溯源，造成范进这种畸形性格的正是当时的畸形社会，是罪恶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竭力推行的科举制度。这种时代的悲剧，是作者虚写的地方，也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作家笔锋所向，是很清楚的。

“疯”和“不疯”的关系。范进中举前是不疯的。中举时因突受强刺激而发疯。疯愈后一切又恢复正常。我认为，若从另一角度看，在某种意义上讲，范进未疯时实已似“疯”；发疯时实又“未疯”。这又是作者虚写的地方。这些，应该如何解释呢？

范进中举前多年来是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家中老母弱妻更是衣食不周，难以为继。特别是乡试前又遭到丈人的痛骂。在这种外受凌辱、内遭饥寒的难堪情况下，范进却不顾一切，执着地追求朝思暮想的功名利禄。试问，这种心理状态，不是已到了如痴如狂的发疯程度了吗？

范进见报贴时，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便一交跌倒，不醒人事。当他从地上爬起来，还是那句话：“噫！好了！我中了！”跑到集上，仍然是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当他被胡屠户一巴掌打醒过来时，居然还记得“中的是第七名。”凡此种种，都说明，范进虽因中举而喜极发疯，失去常态，但他却始终不忘中举这件事。甚至不忘中的是第七名。这生动地表明，他在“失常”中有“正常”的一面；在发疯时有“不疯”的地方。作家就是把握住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运用符合生活真实的夸张，深刻地揭露范进这一典型人物丑恶的外表和卑污的灵魂，有力地鞭挞了黑暗的现实，产生了巨大的讽刺效果。

（上接第34页）

（1）昔者龙逢斩，比干剖。（《庄子·胠篋》）——古时龙逢被斩杀，比干被剖腹。

（2）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屈原：《涉江》）——忠贞不一定被信用，有贤才也不一定被重视。以：与“用”义同。

（3）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屈原被流放，于是创作了《离骚》。

例（1）“斩”和“剖”，例（2）“用”和“以”，例（3）“放逐”都是独立表示被动的。在古代汉语中及物动词后面不带宾语的有许多属于这种情况，在阅读中应当注意。

（待续）